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大乘百法明門論淺釋

◎美國萬佛聖城宣化上人講述於美國加州三藩市佛教講堂
一九七○年五月十七日至六月七日

開經偈
無上甚深微妙法　百千萬劫難遭遇
我今見聞得受持　願解如來真實義

全篇分四部份來講：一、總釋名題，二、造論者，三、譯者，四、別解文義。

壹、總釋名題

百法就是「一而十，十而百」之百，由一到十，十到百這麼多法。百法可分為心法、心所有法、色法、心不相應行法及無為法五種。現在先講題目，要解釋這個論題，就要先解釋這個百法。心法八種，心所有法五十一種，色法十一種，心不相應行法二十四種，無為法六種，合起來就是百法。其中的內容，講論文時會詳細解釋，現在只聽聽名詞就好了。

「明門」的「明」字就是明白的意思，也就是不糊塗了，不愚癡了，明了。明了甚麼呢？明了這個百法了。明了百法的門路，就可以修行了！

「論」字就是議論、論說、語論、討論、辯論的論。論是甚麼呢？可以說是討論。討論就是我們大家來研究，我說了出來，要是你覺得這個法不對，你可以提出你的理由來和我討論。議論就是你說你的道理，我說我的道理，我們大家把見地拿來分析。論也可以說談論，我們大家來研究這個法，不是我的法，是佛法。我所講出來的佛法，你們無論那一個人認為我講得不對，只管提出理由來發問，來研究，無論從四面八方任何地方來的人，若提出理由來，我都願意回答。這包括全世界的人，例如美國人，中國人或是日本人，無論那一個國家的人，甚至十方來的人，我都願意作答。怎麼說從十方來呢？因為現在有飛機和直升機，可以從天上降落到地上；又可以坐輪船從海裏來，這就等於從地裏來，所以我說從十方來的人，我都可以答覆他。只要有問題來問，我們大家就可以開一個高度的辯論會來討論佛法。無論你是佛教徒，是外教徒或是任何宗教教徒，我都是有問必答。如果有甚麼難題，我一定用智慧劍一劍把它斬斷，再把這個人愚癡的舌頭割下來，換上一個智慧的。我會改造人的舌頭，也會改造人的腦袋。腦筋糊塗的可以換一個清醒的，誰的腦筋不清醒就得要來，但是我這種手術不是布施的，是要收費的，一萬塊錢就可以給你改造腦袋。

現在繼續講「論」字，為什麼我剛才說這《百法明門論》一定要說呢？沒法子不說，因為有個論字，論就是要說，說甚麼呢？甚麼是「是」，甚麼是「非」，這就是論的第一個意義。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不能以是為非，也不能以非為是，所以就要論，論清楚它。例如修行就是是，不修行就是非，這是對出家人而言。

論的第二個意義是討論邪正。邪一定是邪，正一定是正，你不能以邪為正，以正為邪，所以必須要討論。

第三個意義是討論善惡。善一定是善，惡一定是惡，你不能以善為惡，也不能以惡為善。

第四個意義講的是因果。因一定是因，果一定是果，你能說因就是果，果就是因，因果要分明。

第五是論染淨。你不能以染為淨，以淨為染，不能顛倒是非，論就是把一切分別清楚。

論也可以變是為非，變非為是，把非去了就是「是」，把是去了就是「非」。也可以說是不離非，非不離是；即是即非，即非即是；即善即惡，即惡即善；即邪即正，即正即邪；即因即果，即果即因；即染即淨，即淨即染。你看這個論怎樣都可以論，所以最怕你沒有論，你若有論就來論一論，你說是是非，非是是，怎麼都可以。論就是研究是非的問題。你說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你不知道就要學，學了就知道，妙就是在這個地方。

你知道佛法少就不能認為是多，你知道多也不可以說少。以上就是《百法明門論》的題目略釋。

貳、造論者

天親菩薩造

現在講造論的人，這個造論的人是天親，又叫世親。為什麼叫天親呢？因為有的人說他是天主的兄弟，天主是他的哥哥。究竟是不是，這沒有多大重要性值得來考證，這只是一般人的說法。那究竟天親有幾位兄弟呢？他們共是兄弟三人，都叫婆藪槃豆，這是通名，也是梵語。那麼，別名呢？老大叫無著，老二就是天親，最小的弟弟叫比鄰持跋婆，比鄰持是母親的名字，跋婆翻譯華言就是兒子的意思，也就是說比鄰持的兒子。他們三兄弟是在佛滅度後九百年出生的

。他們生來非常聰明，可是聰明是聰明，但各有各的偏見。不過這是以前的事，後來明白了就沒有了。因為老大無著願意無著一無所執著，偏愛大乘佛法，不喜歡小乘佛法；而天親菩薩剛巧相反，他是執著小乘法，他認為小乘法是最真的佛法，所以他就學小乘佛教。不但學小乘佛教，而且還幫著小乘罵大乘佛教，專門破壞大乘佛教。他不相信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和《華嚴經》。你們看，哥哥學大乘法而不毀謗小乘法，二弟呢？他學小乘佛法，卻專門批評大乘佛教，甚至想把大乘佛教消滅了。現在先談兩位哥哥鬥法，不是互相鬥爭，是單方面來鬥爭。學小乘的天親菩薩就專門說哥哥的大乘佛教不對，而他哥哥始終沒有說小乘法是對還是不對。大乘佛法是要把「不對」也包容在內，所以他對弟弟的所作所為，只有憐惜，而沒有怨恨。他要想辦法來度弟弟，於是他就寫了一封信給弟弟說：「我倆原是親兄弟，雖然我們各人所學的教義是不同，但是我們是兄弟卻是真的，你是我的親弟弟，我是你的親哥哥，這絕對不是假的，你也相信是真的，我也相信是真的。現在，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我想見你一面，並且有一點事情想請你幫忙，我相信你無論如何都會滿我的願，如果你不滿我的願，我就是死了，也不瞑目。」天親菩薩雖然不喜歡大乘佛法，但是一看哥哥的信，寫的那麼懇切，哥哥快要死了，要求見弟弟一面，你說弟弟又怎麼可以不去見哥哥呢？雖然大家信奉的教理不同，哥哥學大乘，弟弟學小乘，可是看完了這封信後，弟弟非常感動，就決定去見哥哥最後一面。天親菩薩看見了哥哥，便立即問道：「哥哥，你信上說叫我替你辦點事情，如果我不幫你做嘛，你死也不瞑目，究竟你想叫我做甚麼事情呢？」

「我想請你留在這兒替我唸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每一部唸一遍。」

哥哥知道弟弟非常聰明，甚麼書唸一遍都記在腦海，永遠不會忘記。

天親菩薩心裏想著：「這次為了滿哥哥的願，不願意也做一次吧！」於是他就答應了。

他把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三部大乘經典唸過後，豁然明白，知道自己以前多麼不對：訕罵大乘佛教，毀謗大乘經典，說大乘經典是假的。這回可知錯了，他非常後悔。怎麼辦呢？心裏懊喪地自責：「我以前盡罵大乘佛教，我造了這麼多的罪業，一定要下地獄啦！我這舌頭真是壞透了。」想著就拿刀要把自己的舌頭割下來。

今天中午我為什麼說要割人的舌頭呢？割人的笨舌頭，割人的鈍舌頭，愚癡的舌頭呢？就是因為天親祖師這位菩薩懺悔要把自己的笨舌頭，愚癡的舌頭割掉。他說要割舌頭，你看多危險啊！你們大家想一想，自己拿著刀要把伸出來的舌頭割去，這不是好玩的，這不是開玩笑的，他真要割自己的舌頭喲！

無著菩薩在一旁看見這情景就吃驚地說：「二弟，你在做什麼呀？快告訴我吧！」
天親菩薩悲哀地回答：「我真是罪無可赦，以前我盡罵大乘佛教，現在我看過這三部經典，才知道大乘的教理實在是太妙了！過去我盡是毀謗大乘，豈不是一定要墮拔舌地獄嗎？我趁現在還活著，就把舌頭割下來彌補我的罪過。」

無著菩薩勸道：「二弟，你不要這麼笨，這麼愚癡，你可以換一個舌頭啊！」

「怎麼換法？」

「你以前那個舌頭是用來毀謗大乘經典，現在你改變你的說法，用你的舌頭來讚歎大乘經典，不就可以了嗎？你又何必要割了它。」

「對啊！我如果把舌頭割去，對大乘經典也沒有幫助，要是我不割我的舌頭，我便可以用這個以前毀謗大乘經典的舌頭來讚歎大乘佛教，不是更好嗎？」他才這樣想，本然的智慧也就現前了，於是他一氣呵成地造了這本《百法明門論》。

天親菩薩的勇氣很大，他真的完全改變了，所以自此以後他所造的論都是讚歎大乘的。他從前寫了很多罵大乘佛教的書，他都通通燒毀了。現在，只遺留下來他讚歎大乘佛教的論文。

以上所講的是天親祖師的公案，還有「菩薩」兩個字的解釋。菩薩，也即是菩提薩埵，中國人喜歡簡略，所以就稱為菩薩。菩提薩埵是梵語，翻譯華言叫「覺有情」，又叫「有情覺」。甚麼叫「覺有情」呢？這個覺就是覺悟，覺悟誰呢？覺悟一切的有情，這是一個解釋。以自己的覺悟，自己開的智慧，來覺悟其他的有情眾生。甚麼是「有情覺」呢？菩薩也是一個有情，也是一個眾生，不過他覺悟了，他是眾生之中一個覺悟的眾生。「覺有情」就是已經覺悟了的眾生，去覺悟其他的眾生；「有情覺」就是眾生之中的一個覺悟者，也就是菩薩。

菩薩的名稱很不錯吧！很多人都願意做菩薩，也願意給自己掛上一個菩薩的招牌，叫人家稱自己做菩薩，所以中國的出家人互相讚歎說：「哦，老菩薩你來了！」

「是的，老菩薩你也來了。」就這樣他們互相打招呼。菩薩的稱呼是屬於旁人尊稱你的，不是要對人說：「你應該叫我做菩薩啊！」

太虛大師曾經說過：「大家應該稱我為菩薩，為甚麼呢？比丘已過佛未成。」就是說我比丘戒已經受過了，又受了菩薩戒，所以你們不應該稱我做比丘，應該稱我做菩薩，但是不可以稱我

為佛，因為我還沒有成佛。他這樣說也不是一定要叫人家稱他做菩薩，不過他是這麼樣和大家開玩笑吧！因為太虛大師是過來人，也真是菩薩，你叫他菩薩，他也是菩薩；你不叫他菩薩，他仍然是菩薩。你叫他，他也沒多一點；你不叫他，他也沒少一點，他故意和一些愚癡眾生開玩笑罷了。金山活佛也是一樣的說：「你們應該稱我做活佛啊！」這也就是前面所說的意思。

那麼天親菩薩是不是自己寫上「天親菩薩造」這幾個字在論文裏呢？不是的。他當時造這篇《百法明門論》，只是寫上「天親造」罷了。後學們願意尊重他，就給他加上「菩提薩埵」這麼一個名銜，我相信天親祖師絕對不會自己給自己加上菩提薩埵的名義。我們就將這一點來研究，應該知道不要好名。古語說：「上士無名，下士好名。」願意做上士也可以，下士也可以，全憑你自己。

至於「造」就是造作的意思，也就是著作。天親菩薩著這部論。《百法明門論》很短，我希望在暑期班還未開課前就能把它講完。

叁、譯者

唐三藏法師玄奘譯

現在講翻譯的人，這一部論是天親菩薩所造，但他是以梵文寫的，也就是古時候的印度文，必須翻譯才能使印度以外國家的人明白，所以又要有人來翻譯。今天我們因為這一部論能明白一切佛法，依法修行，這都是翻譯人幫助我們，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翻譯這部論的人是誰，在佛教裏有甚麼貢獻。

「唐」就是唐朝。在唐朝時代，有一位出家人，這個人在佛教裏的貢獻最偉大，自古至今可以說沒有人能比得上這位法師。這位法師俗家姓陳，父親是做官的，做的是窮官，不是有錢的官。為甚麼呢？因為他不貪污，不要老百姓的錢，甚至於政府的錢，他都不要。不是像現在做官的，總以為待遇太少，還要多方的左右圖謀，從商賈或百姓身上找便宜。這一位清官，因為不貪錢，所以一生就是個窮官，雖然是個窮官，但是就積下福德，因此，生了幾個兒子，就有兩個出家修道。

玄奘法師的哥哥是個出家人，也是位在當時很有修行的講經法師，玄奘法師呢？他在十三歲時就出家了。出家之後就學習佛法，除非沒有法師講經，要不然不論那一位法師講經，也無論多遠，他一定要聽經去。有講經的，他就去聽經；有講律的，他就去聽律；有講論的，他就去聽論。經、律、論三藏他都去聽，風雨不改，甚至為了聽經，連肚子餓也忘了。他是常以法為食──以佛法來作飲食。

像這樣經過了五年，他也受了具足戒。在這五年期間，他就是到各處聽經學佛法，可是學了五年後，總覺得每一位法師所講的道理都不相同。同樣的經典，這位法師就這樣講，那位法師就那樣講，有智慧的法師和沒有智慧的法師所講的義理，就有衝突。可是玄奘法師他自己沒有真正開悟，沒有擇法眼，不知道那個是對，那個是不對。也就好像昨天我說：「如果你懂佛法，就知道誰講得對或不對，如果還沒有懂佛法的時候，也就不知道啦！」所以我說唱歌唱得聲音大一點，不懂佛法的人就認為這就是佛法，懂佛法的人就說：「啊！原來是在唱歌。」

當時玄奘法師聽了這麼多經典，發覺道理不相同，他也不知道那個是對，那個是不對，怎麼辦呢？究竟是依照那位法師的講法才可以呢？於是乎他就發願，發甚麼願呀？他知道佛法是從印度傳來，他相信印度必然有真正的佛法存在，於是乎他就寫了一道奏章，向唐朝天子申請出國，到印度去求法。但是皇帝不許可，沒有批准他。玄奘法師為要了他的志願，心裏想道：「皇帝不許可，我也要去，寧可違背天子的命令，甚至於把我的頭割去，我也要去求法。」

於是乎他就在寺裏練習爬山路的方法，怎麼練習呢？在寺裏，他把桌子、櫈子擺成像一座山，他從這個櫈子往上一跳，跳到桌子上，再由桌子又往高處跳，一天到晚他就跳來跳去，練習爬山。大概是他住的地方附近沒有高山，所以在自己廟上來練習。一般小沙彌、大沙彌、老沙彌不明白他在幹甚麼，還以為他在玩遊戲。這些人都在罵：「這個人一天到晚也不念經，也不修行，盡跳桌子，不知道他在弄甚麼玄虛？」玄奘法師也從不告訴別人：「我要練習爬喜馬拉雅山啊！」一般人還以為他調皮、淘氣。

這樣子經過一個時期，他的腿和身體都鍛鍊得很健壯，於是乎他就從長安西行，開始他長途的旅程。那時沒有飛機、輪船、汽車和火車，有的只是木船。於是他決定走陸路，經過很多國家，從中亞細亞那兒過去，幾經艱險才到了印度，一去就去了十多年。在他未去印度之前，唐太宗皇帝曾經問他說：「我不讓你去，你也一定要去，那麼法師甚麼時候回來呢？」

玄奘法師就對唐太宗說：「現在你看這棵松樹的樹枝是向西歪斜的，等到這松枝甚麼時候向東彎，那就是我回來的時候了」

玄奘法師到了印度，也不懂那裏的語言，經過慢慢地學習，會了印度話和梵文，又跟從了很多印度法師學佛法，在那裏受了很多困苦艱難，學有所成便回到中國。回到中國的時候，果然那棵松樹的枝子、樹梢都向東彎。所以唐太宗看到這棵松樹向東彎便說：「啊！今天玄奘法師會回來了，我們快迎接去。」於是乎就派一些官員到西門外去迎接，果然把玄奘法師接回來了。

玄奘法師回國後就專門從事翻譯經典，他把印度的梵文經典都翻譯成中國文字。當他翻譯《大般若經》的時候，在那一年中桃開六度，那就是說寺裏的桃花花開花落一共六次，這就是《大般若經》的祥瑞，不但人天共慶，連草木都歡喜。由此可見，《大般若經》對我們的重要。

玄奘法師翻譯的經典很多，他在印度時又禮拜佛的舍利，佛的牙齒和佛骨，又看到佛陀過去千生之中捨眼睛的地方，捨頭目腦髓的地方，又看見釋迦牟尼佛在因地修忍辱行的古蹟。他參觀過釋迦牟尼佛在過去生中捨身餵虎的地方，又看到佛坐在菩提樹下成道的菩提場，所有佛教勝蹟，他都去參觀禮拜，表示他的誠心。他看到印度的出家人，不論是有沒有修行，他都不輕慢，恭恭敬敬地禮敬所有的法師，一點也不生驕傲和貢高我慢之心。玄奘法師學成之後，曾經有很多小乘法
師來和他辯論，他們都不能勝過他，都被他給降伏了。很多外道也來和他辯論，也被降伏了。

我們稱玄奘法師為唐朝的三藏法師，甚麼是三藏法師呢？三藏就是經藏、律藏、論藏。這位法師能通達三藏，會講經、講律、講論，經律論三藏他都通達無礙，所以就叫三藏法師。「法師」就是以法施人，或者是以法為師。這位三藏法師名玄奘，「玄」就是玄妙，沒有人明白；「奘」就是很偉大的，強壯的「壯」加個「大」字。玄奘法師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壯大的，他的所作所為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，可以說是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。這部《百法明門論》就是這位法師翻譯的，他既聰明，又有智慧，通中文又通梵文，所以他翻譯的經典是不會錯的，他翻譯的這部論更是可信的，以上是翻譯者的簡介。

在當時，玄奘法師和八百多位比丘，共同在一起翻譯佛所說的經典，其中人才濟濟，最有名的就是窺基法師，又叫「三車祖師」。為甚麼叫三車祖師呢？因為他在未出家以前，曾經要求皇帝給他三輛車跟隨在他後面。無論他走到那裏，都要有三車跟著他，這是他未出家以前的事。這三車就是一車酒，本來和尚不可以喝酒的，他說他是例外，因為皇帝叫他出家，他便說：「若要我出家，必須有一車酒跟著我，和尚戒酒嘛，我一定要喝酒。」還要有一車肉跟著他，因為他歡喜吃肉；還要有一車美女，所以他的外號就叫三車祖師。三車祖師不是一位平常人，要是平常人，就沒有這個膽量來要三車才出家，因為他是特殊的。他的前身就是當玄奘法師去取經時，在半路上遇到的一位老修行，那時這位老修行在一處打坐，衣服上的塵土大約有一、二寸厚，頭髮上面就有鳥兒在那裏築窩，還生下鳥卵，孵出小鳥。他在那兒入定，不知入了多久？你想想看，他身上的塵土有一、二寸厚，臉上的塵土也不知有多厚，鳥雀也不怕他，在他頭髮上生蛋孵鳥不知多少次，多少年了。玄奘法師就用引磬給他開靜。這位老修行不知入了定多久，出定後不能動彈，像木頭似的。他就問：「你幹麼把我叫醒？」

玄奘法師說：「老修行，你在這兒入定多久了？為甚麼你總也不出定？」

「我在這兒等釋迦牟尼佛出世，好幫他弘揚佛法。」

「喔！釋迦牟尼佛已經入涅槃了，你怎麼還不知道，在這兒入定？」

「現在是甚麼年代？」

「我是唐朝人，現在是貞觀元年。」

「不要緊，我再在這兒等彌勒佛下生好了。」

於是乎他又想再入定。玄奘法師稱呼他說：「老菩薩！(或者老同修，或者叫他老修行，總而言之就是這幾句。)你不要入定了，你不如和我一同弘揚佛法吧！雖然釋迦牟尼佛已經入涅槃，可是佛法還在世間，你可以幫我弘揚佛法呀！」

「那麼怎樣辦呢？」

「你到長安去，看見有一座黃瓦的房子，你就去托生啦！」因為他身體已經不能用，要再換一個，像房子壞了，要換新的。「請你先到那裏去，等我回來，幫我弘揚佛法好嗎？」

「可以，可以。」這老修行立即答應了，就到長安去托生做人。

玄奘法師從印度取經回來，就向唐太宗賀喜：「我走了之後，陛下得了一位新儲君，真是一件喜事啊！」

「沒有呀！」唐太宗答道。

於是玄奘法師一觀想：「哦！原來老修行跑錯了路，到尉遲恭的家裏去了。」

尉遲恭是國公，是唐太宗的一名大將，他生來黑臉，但不是黑人，因為他臉上黑，身體不黑。他很有本領，幫助唐太宗打天下，立了很多汗馬功勞。這個老修行大約做甚麼事情都是馬馬虎虎的，本來玄奘法師叫他找黃瓦的房子，可是他找錯了，找了綠瓦的。綠瓦的是國公府，黃瓦的才是皇宮，他走錯了路，便跑到尉遲恭那兒，托生做他哥哥的兒子。他長大後就歡喜喝酒、吃肉、玩女人。可能因為他不知多少劫在那裏打坐沒有出定，在打坐時打這些妄想：「這個肉是不錯，酒也很好喝，女人也過得去。」所以再托生做人就放不下這三種東西。

玄奘法師找到他後，便對尉遲恭說：「你這個侄兒是我叫來幫我弘揚佛法的。」

尉遲恭說：「你叫他來，你就叫他去嘛！」

但是玄奘法師叫他出家，他不去，還說：「誰要出家？出家有甚麼好處呀？我才不出家！」

玄奘法師就對唐太宗說了這段因緣，唐太宗說：「那我下聖旨叫他出家。」

「他如果出家，一定會要求條件，無論甚麼條件，請皇上都答應他，只要他肯出家就可以了。」

唐太宗說：「好，就這麼辦！」於是乎把尉遲恭的侄兒叫到金鑾殿上，叫他出家。中國那時不是講民主和自由，不是願意出家就出家，不願意出家就不出家。皇帝叫你出家，你不出家就要死的，會被殺頭的。他也怕殺頭，於是乎就要求條件，要一車酒、一車肉、一車女人，唐太宗都答應了 。

這位侄兒沒辦法，就被安排了到大興善寺出家去。他一到大興善寺時，寺裏就打鼓撞鐘來歡迎他。他一聽鐘鼓響，就豁然開悟了。明白自己原來是在某某山修道的老修行。於是向後擺手說：「你們都回去吧！」把三車都不要了，雖然他不要三車，但一般人還叫他三車祖師。

肆、別解文義

如世尊言。一切法無我。

「如」當「正如」講，就是正如世尊所說的。世尊是佛的十號之一，佛是世出世之尊，所以叫世尊。這是世尊所說的。他所說的甚麼呢？就是「一切法」，這一切法是要無我，為甚麼要無我呢？這個「我」是真真實實的在這個地方，怎麼又說無我呢？就算你那個「我」在這兒，等你死了，還是你的身體，那麼你那個「我」到甚麼地方去了？你若說有「我」，這個「我」死的時候沒有了，那麼活的時候怎麼會有個「我」呢？這就是疑問。佛就是講這一切法無我的法。不要像有些不明白的人，自己連法還不懂，但是卻說：「這就是我講的法，這是我講的經。」總把這個「我」放在前面。一對鴿子為甚麼做了鴿子(佛教講堂的屋簷上常有鴿子飛來飛去)？
就因為牠們都有「我」，沒有行佛所說的法，牠們不能夠無我。有了「我」就變成飛禽，變成畜生。

這個「我」就是一個我見，是不應該有的。《金剛經》上說：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」也就是無我見。說深一層，不單是「我」不應該有，「法」也不應該有。一切法都沒有了，所以「我」更不應該存在了。一般修道人，必須要達到「無我」這兩個字，才能法法皆圓。你要是能夠無我，一切法都圓融無礙。隨拈一法，無非法界，這就是法界性，就是一切法現前。雖然一切法現前，而又要沒有一切法，妙就是妙在這個地方，不容易也就是在這個地方。一切法現前，卻不執著一切法，空諸法相，一切法相都沒有了，到這個時候，真是圓融無礙，得大自在。你若能沒有我，才能得自在；你若不能沒有我呢？就不能得到自在。但是，怎麼可以沒有我呢？不容易。我現在在這兒講經，你怎麼可以說沒有我呢？你在這兒聽經，你就要不知道你在這兒，把我空了，無人無我，也沒有人，也沒有我，也沒有法，人空法空。

但是你所以不能沒有「你」的原因，就是因為你有執著。執著甚麼呢？執著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這五蘊色身的假我，以為是我了。其實我方才沒說嗎？你死了，還是這個身體，卻沒有知覺了。這個「我」跑到甚麼地方去呢？你那個「我」像須彌山那麼大，到死的時候，跑到甚麼地方也不知道，你說這可憐不可憐？外道呢？他們就執著有一個大我，又有個小我，神我，他們這個「我」就多著啦！他們說：「沒有甚麼比我這個『大我』大了，沒有甚麼比我這個『小我』更小了，最有用的還是大小我中間的『神我』。」這是外道執著的「神我」，亦即是外道的「我」。
還有小乘執著的涅槃偏見，這個偏見他說是「我」。菩薩呢？也有所執著，執著有眾生可度，有佛道可求，在所證的真如境界上，未能達到無證亦無得。他們還有所證、有所得，也知道證得這個真如，所以沒有忘了我，還是有一個「我」。有「我」就是有妄，所以佛所說的法，就是要把一切法，都用無我來修行到大乘境界上。

以下的論文都是天親菩薩所造。

何等一切法。云何為無我。

甚麼是一切法？怎麼是無我呢？

一切法者。略有五種。一者心法。二者心所有法。三者色法。四者心不相應行法。五者無為法。

這是說一切法大略有五種，只能大慨講，不能詳細講，詳細講就太多了。

「一者心法」。第一種是心法，也就是心王，一切法之王，因為一切法都是從心法建立起來，若沒有心王，就沒有一切法，所以說：「佛說一切法，為度一切心，若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」心法就是心王之法，共有八種，在下面將會詳細解釋。
「二者心所有法」。亦即是心所法，又叫心使，使就是一個使喚人，也就是心的工人。心是王，心所就好像是大臣或工人似的，替國王去做事。做事的時候，必須用這個心所。心所又叫「心數」，有五十一個，這些法都是依照心而起的，是心家所有，心家就是心王，所以叫心所有法。

「三者色法」。凡是有形質、有實體的都叫色法，不是單單有顏色才叫色法，有障礙的都是色法，有十一種，後面再講。

「四者心不相應行法」。這種法和其餘的四法都不合作。相應就是合作，它是不合作者，是自己單獨不相應地從心生出來的。這種法是屬於一切行，有所表現的。

「五者無為法」。前面四種都是有為法，後面這種是無為法。無為法是修出世大乘的一種法，所以，要修出世法才能證得這種境界。以上所說五種法，講到正文時，我們會詳細分析。

在這一切法中，前四種是有為法，最後一種是無為法。如果單是認識前面四種，就是凡夫外道，若單認識無為法，就是小乘偏空，沒有達到大乘境界。大乘的境界是甚麼呢？即有為而無為，就是在有為法上，體會到無為法；不是離開有為法，再另外找一個無為法。有為無為只是一念心的轉變，在有為法上，你就能了解無為法，即世間而出世間，在世界上你一切一切都明白了。無爭、無貪、無罣無礙，自在圓融，這種境界你說多快樂！能夠達到這種境界就是大乘菩薩，如果再能在「無我」上用功夫，勇猛精進，就能達到究竟妙覺的果位了。

一切最勝故。與此相應故。二所現影故。三位差別故。四所顯示故。如是次第。

「一切最勝故」說的就是第一種心法。因為在一切法中，它是心王，也是在一切法中最勝的。

「與此相應故」就是指第二種心所有法。心所有法與心王是相應的，它是聽心王的指揮

「二所現影故」說的是第三種色法。色法是心法和心所有法顯現出來的一種影子，是八識中的一個相分。本來是沒有自體，因為我們看見的一切形相，根本是不存在的，只不過是八識中的「見分」生起妄執分別，認取由八識中的「相分」變現出來的影像以為實境

「三位差別故」說的是第四種心不相應行法。心不相應行法也是由心法，心所有法和色法所分別出來的。

「四所顯示故」指的是特別深奧的第五種無為法。是很難明白的，因為沒法子明白，所以要藉「有為法」來顯示「無為法」。

「如是次第」，這就是法的次序；心法、心所有法、色法、心不相應行法、無為法。

第一心法。略有八種。一眼識。二耳識。三鼻識。四舌識。五身識。六意識。七末那識。八阿賴耶識。

現在講的是第一心法。心法略有八種：

(一)眼識。眼能見，不是眼能見，而是識能見。

你說眼睛能看，把眼睛割出來放在一邊，你看它能看不能看？你說我不去看電影，我把我的眼睛挖出來，你帶它去看電影吧！你說它會不會看？當然不會看，所以眼睛是不能看，是甚麼能看呢？是那個識。這個識是從甚麼地方來的？從心識那裏來的。

(二)耳識。耳能聽，不是耳能聽，因為如果你把耳朵割下來放在一邊，它就不能聽。

(三)鼻識。(四)舌識。(五)身識。(六)意識。都是和上述同一道理。

剛才所講的六識，是由內六根(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)對外六塵(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)而產生的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合起來叫十八界。這十八界在《心經》上說過，要詳細研究，可以參閱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非台頌解》。

第六識意識並不是意識的本體，真正意識的體是第七識。第六識只是意的用。

(七)末那識。心法的第七種就是第七識—末那識。末那是梵文，翻譯華言為「染污」，所以又稱為「染污識」。第七識的任務是把第六意識的用，交給第八識，所以也叫「傳送識」。

第六識是依第七識而有的。第七識是根本意識，根本意識是意識之根，第六識是意識之用。第七識也叫「染淨依」—染就是第六意識的染依；第八識是淨，也是依第七識，所以第七識叫染淨依。

(八)阿賴耶識。阿賴耶識轉變過來，就是如來藏性，所謂轉八識(八種識)，成四智(大圓鏡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)。阿賴耶是梵語，翻譯華言為「含藏」。含藏就好像埋在地下的種子，還沒有長出來的時候，就藏在泥土裏。我們常說心田，也就是將心譬喻做田地，所以說：「栽培心上地，涵養性中天。」我們所接觸的一切境界，無論是善是惡，是染是淨，都放在第八識裏，所以叫含藏識。含藏識通過修行，就變為如來藏性，只要會用它，就是大圓鏡智現前了。如果不會用它，盡打妄想，每一個妄想，都是由第八識生出來的，這種微細的念，你覺察不到，所以說：「一念不覺生三細。」這時就把如來藏性變成第八識了。從第八識變回如來藏性，就是返本還原。

含藏有三個意思：一、能藏。能藏甚麼呢？能藏善惡的種子。二、所藏。所藏的種子都在八識裏面，一切善惡業都含藏在內。三、執藏。有所執著，都執藏在這第八識裏面。我們一切所行所作，一念善或是一念惡，都藏在第八識內。所有一切法都是由八識變現出來的，我們所見的是八識的相。看見的東西是八識的相分，我們能見就是識的見分，所以說萬法唯識，一切都是由識生出來的。淨的時候是真如，染的時候叫識，這個識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佛性，也就是善惡的本源，也就是一切凡夫和聖人都有的一座房子，也就是本有的家鄉。

阿賴耶又翻譯為「無沒」，甚麼是無沒呢？就是真如隨著生死而不會沒失，不會脫掉，不會沒落。以上是第八識大慨的意思。

第二心所有法。略有五十一種。分為六位。一遍行有五。二別境有五。三善有十一。四根本煩惱有六。五隨煩惱有二十。六不定有四。

心所有法，是屬於心法，不過這是心所，不是心法。心王就是第八識，如果心法在現量時(現量就是真性現前，周遍法界的體量)
，就沒有塵勞，那便可以停止一切的業報。可是因為有心所，心所就幫著心王做出很多善事、惡事，以致造成善業、惡業。好像皇帝沒做甚麼事，做事的只是文武百官，全都是大臣們來幫他辦事。心王好比皇帝，心所好比宰官大臣，一共有五十一個大臣，這就好比五十一種「心使」，心使的意思就是供人使喚的。又叫「心數」，因為心裏頭的思想不知多少，沒有數量那麼多。重要的心數大略可分為五十一種，也就是論文說的「心所有法略有五十一種」。

又說「分為六位」，這是說五十一種心所有法，可劃分為六個單位，如下：

「一遍行有五」：它是遍一切處，無不周徧的，遍行心所有法是五種。

「二別境有五」：別境是不周徧的、個別的、單獨的和特別的境界，共有五種。

「三善有十一」：屬於善法的有十一種。

「四根本煩惱有六」：我們人沒有一時一刻無煩惱啊！你現在有的是那一種煩惱呢？這煩惱從甚麼地方來的呢？這六種煩惱就可以給你一個答案。六種煩惱就是六種毒藥。

「五隨煩惱有二十」：除了六種根本煩惱外，又有隨煩惱。隨煩惱是枝末，末梢的二十種煩惱，分列為小煩惱、中煩惱、大煩惱。

「六不定有四」：第六單位是不定的心所有法，共有四種。

一遍行五者。一作意。二觸。三受。四想。五思。

現在詳述遍行五。

(一)作意。作意取境，為甚麼要作意呢？作意就是要找境界，本來心王不會作意的，可是，因為歷劫的習氣和善業惡業的種子，薰進八識裏面，好像煙薰一般，因為這種緣故，心被鼓動了，不知不覺間有了作意，這就是心生境的開始。菩薩的境界無所不知，不必作意就知道一切善惡因果；羅漢呢？就要作意，作意就是想一想，他對於甚麼事情作意觀察，就知道因果本末。譬如為甚麼簷前的三十二隻鴿子都跑了呢？原來牠們是前生種下的業，做人的時候不修行用功，應出家也不出家，應修行也不修行，應吃齋也不吃齋，應念佛也不念佛，總是不認真去做。不要說鴿子，就拿現在到這裏來的人來說，有的來到了佛教講堂，就不走了；有的一進門就跑了；有的連門口也不能進的。不要以為這是很平常的因緣，這其中就有特殊的因果。凡是到佛教講堂來的人，要是沒有善根，就沒有辦法入此門來；要是沒有善根，也沒有辦法來這兒聽經。凡來聽經的人都是有善根的，不過善根有大有小，有多有少，想要發菩提心，一定要多聽佛法，明白佛法了，就自然會發菩提心了。

(二)觸。作意是周徧的，觸也是周徧的。觸是受、想、思這三種心所依，先有觸，然後才有受、有想、有思，所以觸是受、想、思所依止。有一種觸境，就有一種受心所、想心所、思心所。前面說作意是由心生境的開始；觸則是由境生心的開始。

(三)受。妄想心一生，就對於所對的境界有一種領受的心，生出受心所法來。

(四)想。想要領受就有想相。你想這個境界的時候，也就跟隨著這個境界跑了！

(五)思。由境就生妄想心，由想相就有「思」了。甚麼叫思呢？思可以支配這個心，令這個心去籌量、盤算怎樣才能得到這個境界，也就是想辦法。

前面所說的就是遍行五，遍行就是遍於三性，何謂三性？就是善性、惡性、無記性。這五種遍行是通於善性、惡性和無記性的。善性和惡性的意義很明顯，無記性的解釋就是沒有記取，是善是惡都不知道。大約和I don’t know差不多。無記又通三時，又叫一切時，即是包括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三時也稱三世：過去、現在和未來世。例如今天是現在世，昨天就是過去世，明天就是未來世。過去的時刻是已經過去了，現在的時刻又不能停頓，未來的時刻還沒有來。所以是沒有過去，沒有現在，也沒有未來，雖然說是通三世，也了不可得。如果你能隨時把這五種遍行停止，那就不會造成惡業，你要是不停止，它們又有了，所以叫遍行五。遍行五還沒有做出善惡業來，到了別境五就不能停止造業了。

二別境五者。一欲。二勝解。三念。四三摩地。五慧。

「別境」。別就是特別，也是分別、個別。別境五和遍行五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在遍行五的境界中，如果具有任何其中之一，就連帶著五種關係。別境五是個別而不遍行，和遍行五正是相反，每一種境界都是個別獨立生出來的，和其他四種境界並沒有連帶關係。別境五的產生是以攀緣心為緣造成每種境界，而遍行五是由善惡念生出來的。當遍行心所法剛要生出來的時候，還可以把它制止，叫它不要生，那就是用功修行，就可以停止這個善惡念的產生。善惡念不生，所造的善惡業行也就沒有了。要是「別境」五種心所法生出來的話，善惡念就不能停止了，所以別境五就是為善為惡的一個開始。

(一)欲。欲就是希望，有希望就想佔有，所以就叫希望欲取。欲取甚麼呢？欲取這種快樂的境界，想得到這種境界。

(二)勝解。甚麼是勝解呢？勝解就是當境界來了，便去審決。審就是審察，看一看這事情該怎麼辦，作出決定，這就是審決。當這個心還在審決的時候，任何其他因緣都不能牽動這審決的心，那就是「勝解」。

(三)念。念就是明記，明白的明，不忘記的記。明記甚麼呢？明記你以前曾經學習的境界。例如你是學生，現在學校裏的情形你都記得，這就是念，念就是明記不忘。

(四)定。這個定不是戒定慧那個定，這個定就是專注於彼，心不散亂。「注」是注意，「彼」是另外一個方向。譬如你心裏注意某一件事情，不想其他的事，這叫專一，專一就是當一般人希望成功地做成某件事，就集中精神，這就是「定」，有時這種定也會生出智慧、知識來。

(五)慧。這不是出世智慧的慧，這是一般普通人所有的世間智慧，不是修道人修出來的智慧。世間的智慧是含有一種揀擇心的，揀是揀選，擇是思量，即是去揀選可以或不可以，這就是譬如你已經做了一件事，然後你又思量這件事情做得好與不好，對或不對，這就是世間的智慧。要是出世法的智慧呢？出世法的定與慧是互相幫助的，定幫助慧，慧也幫助定；世間法的定慧，是單獨成立的，不能同時有定就有慧，有慧就有定。世間法的定和慧，是不能同時現前的，有定就沒有慧，有慧就沒有定，所以定和慧是分開的個別境界，而不是有一種境就具有五種的遍行境界，也不是有一種心就附帶著五種心。別境是單獨的，每種境界都不同，因為不同，所以就於所樂的境界上生出一種「欲」；在決定的境界上，又生出一種「勝解」來；遇到以前熟習的境界，就生出一種「念」；在一心觀想的境界上，就會生出「定」來，生出「慧」來。

三善十一者。一信。二精進。三慚。四愧。五無貪。六無嗔。七無癡。八輕安。九不放逸。十行捨。十一不害。

五十一種心所分成六位，第三位是「善十一」。善都是好的，所以謂之善。善是幫助我們的，幫助我們修行，幫助我們成功。那麼，這十一種善心所，是甚麼呢？

(一)信。無論做甚麼事情，必須要有信心。第一要信自己，信自己甚麼呢？要信自己決定可以成佛，要信自己和佛是沒有甚麼分別的。沒有分別是在佛性上說沒有分別，但是還要修行，修行就可以成佛，我們一定要信這個道理。不單信自己可以成佛，也要信其他的人都可以成佛；不單信其他的人可以成佛，也要信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。有了這種信心，自己就要守規矩，守規矩就是守戒律，守戒律才能成佛。自己這樣，也教其他人這樣，也教一切眾生這樣。這個信心要堅固，像石頭那麼堅固，那麼硬，不要像灰堆那樣的信心，用手一碰就沒有了。

(二)精進。有了信心，就要去做去，這就是精進。精進甚麼呢？精進修行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都要精進。不要往後退，要往前進，精進又精進。

(三)慚。是對自己說的，自己應該生一種慚心：「唉！我自己做的事情很不對，應該改過自新。」

(四)愧。是指對人而說，對人要生一種愧心，覺得自己總不如人，不要總覺自己比人好，心裏

想：「啊！這個人真比我好，他總是這麼和顏悅色，不憂愁煩惱，為甚麼我會這麼多憂愁？」要有這種愧不如人的心。

(五)無貪。不要生出一種貪心，這個貪，沒有得到的時候想得到，已經得到了又怕失掉，這就是貪心。希望人人都不要有貪心，不要貪財、貪色、貪名、貪食、貪睡。我叫你們不要有貪心，但是我自己要有貪心，我這貪心是替你們生出來的，是為美國一切人生出來的。貪甚麼呢？貪想要造一個廟，建立一個道場，好給美國地區的人去修行。大家共同有一個道場才可以修行，連道場都沒有，修道就難了。要有道也要有場，所以要貪一個道場，這個道場就要現出來了，為甚麼要現出來了呢？就因為我生出這個貪心，就把它貪出來。本來我不想生這個貪心，但是，如果我不生這個貪心，你們成佛的機會也就會很慢，所以我生出這個貪心，貪你們大家快點成佛，你們大家都要幫忙我生這個貪心。為甚麼說不要貪，現在又要貪呢？這是為人貪，為眾生貪，不是為自己貪，所以這個貪心不妨大一點。

貪嗔癡就是三毒，無貪、無嗔、無癡即是三善根。上星期我說叫人不要貪而我要貪，這個貪不是為「我」就不算貪，要是為自己而貪那就是貪，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其他的眾生，這不是貪。可是這樣就容易出毛病，容易令人認識不清楚，也很容易令人假借這個題目來貪，說不是為自己貪而是為他人貪，但實際上還是為自己。為自己就是貪，要怎樣才不是為自己呢？不為自己的名，不為自己的利，那就是不為自己。為甚麼貪是不好呢？因為它是一種染污法，染著就是不乾淨，有貪就不乾淨，有所染污，有所執著。這個貪能招苦果，我們受苦報受苦果，就是因為有貪而造成的。

(六)無嗔。嗔是嗔恚，心裏有一種恨。我們也不要有嗔心。

(七)無癡。癡就是昏暗，以暗為相，昏暗便是無明。如果能夠無貪、無嗔、無癡，那就是三善根成就了。

(八)輕安。輕安就是禪定的一種前方便。在禪定未得到以前，有一種輕安的境界。這種輕安境界從甚麼地方來的呢？它是從精進而來的。精進於善法，而止住一切的惡法，再加上三善根(無貪、無嗔、無癡)
所得的功德，就會產生一種輕安的感覺一覺得身心舒暢，身自在，心也自在。到了那種境界就會感覺非常快樂，這就是參禪時有的無上快樂境界。

(九)不放逸。不放逸就是守規矩，不守規矩就是放逸。不放逸就是守規矩，依法修行，時時刻刻都不隨隨便便。甚麼叫放逸，好像有人初來在暑期班的時候，有時把腿伸直擱在前面的櫈子上，就是放逸的表現；現在呢？他就沒有這種情形了，所以就叫不放逸。

(十)行捨。行捨就是將五蘊中行蘊裏面所有一切染污法都捨去。捨甚麼呢？捨去不合乎規矩的惡法。行蘊中的捨和受蘊中的捨是不同的，受蘊的捨是隨覺隨捨，而行蘊的捨在行蘊內念念遷流，不停薰化不合規則的念，而令它捨掉。捨一點就與道相應一點，所以念念捨就念念入，入就是入道。

(十一)不害。不惱害一切眾生。不害和嗔不同。嗔是由於他人不順著我的心意去做，而生嗔恨；不害是克制自己，不去損害他人。嗔是人違背我的意思時，我就生嗔恨心；不害就是我不去害人。

四煩惱六者。一貪。二嗔。三癡。四慢。五疑。六不正見。

「煩惱六者」應加上根本二字。煩惱就是無明，無明也就是癡，應該排在六煩惱中第三，所以用「根本」二字作為分別。根本煩惱就是十使。十使即五鈍使和五利使。五鈍使：貪、嗔、癡、慢、疑。五利使：身見、邊見、見取見、戒禁取見、邪見，這就是五種不正見。為甚麼叫鈍呢？因為它於事情上無所明瞭而不能決定，來的非常緩慢，所以叫鈍使。利呢？利是很快的，遇到事情很快就決定了，所以就叫五利使。

(一)貪。貪就是貪而無厭，所以一切的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都貪；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也貪。

(二)嗔。因為貪，得不到就生出一種嗔恨心，嗔恨之後就變成無明了。

(三)癡。就是無明，有無明就胡作非為，甚麼都敢去做。

(四)慢。是驕慢，輕人傲物，對他人看不起，很驕傲的。

(五)疑。疑就是遇到事情不能決定，有所疑惑。

(六)不正見：

1. 身見。執著身是我的，執著我所有是我的，由身見就生出邊見來。

2. 邊見。偏於一邊，不是偏左就是偏右，不是太過就是不及，不合乎中道，與中道不相合。

3.
見取見。就是執著有所取，就是想佔有，亦即十二因緣中的「取」，見取見是非果計果，未能得到的果，卻妄認為能得到。

4.
戒禁取見。「戒」就是守戒的戒，「禁取」就是不應該守的戒卻去守，就好像印度持牛、狗戒的那一派，非因計因。本來這個因不正當的，他以為正當。

5.
邪見。即邪知邪見。具有邪見的人，你叫他講正法，他不會講，只會講染污法。甚麼是染污法，講男女的這一套，講男的怎樣，女的如何，這就是邪見。他會對人說：「不要守戒啊！守戒律是沒用的，愚癡人才守戒律，有智慧的人何必守戒律呢！」他就是講這些染污法擾亂人家的道心，本來這個人心裏很清淨的，沒有欲念，也沒有染污心，正修行到快要得到禪定的境界，將把客塵都趕跑，正在這時，聽了染污法，又給客塵黏著，生出很多欲念。所以在說法的時候，無論是出家人在家人，男人女人，都不應該講任何染污法，應該要講清淨法，教人清淨六根，不要引誘人生出淫欲心，否則將來一定會受到惡報。以上就是「根本煩惱六」。

五隨煩惱二十者。一忿。二恨。三惱。四覆。五誑。六諂。七憍。八害。九嫉。十慳。十一無慚。十二無愧。十三不信。十四懈怠。十五放逸。十六昏沉。十七掉舉。十八失念。十九不正知。二十散亂。

以下我們談的是二十種隨煩惱，隨煩惱就是跟隨根本煩惱生出來的，可以分為三類：

一、自類俱起。大隨煩惱和大隨煩惱是一類，中隨煩惱和中隨煩惱是一類，小隨煩腦也如是。這是說：「人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。」例如學佛法的人只和學佛法的人在一起；學魔法的人也都跑到學魔法的地方去；學世間法的人就跑到世間法的地方去，這就是「人以類聚」。再說到「物以群分」，生物是有說不完的這麼多種類，同類的集合在一起。自類俱起就是中煩惱和中煩惱一同生起來，大煩惱和大煩惱一同生起來。

二、徧不善性。徧就是普徧，這種不善性是互通的，譬如你有「慚」，「愧」就生出來；你有「不信」，「懈怠」，「放逸」也都生出來了。

三、徧染心。徧染心有二：就是有覆和無記。

「有覆」就是有所覆藏，掩飾遮蓋，不叫人知道。

「無記」就是也不記善，也不記惡，也不知道是善、是惡。

如果這三類都具足，就列為大隨煩惱；只有二類，就列為中隨煩惱；單具一類就是小隨煩惱。

小隨煩惱有十：

(一)
忿。忿就是分下面加個心，也即是分心，一種違情的境界，不順心意，於是嗔心遽發，這種嗔恨心突然而發，就是忿。

(二)
恨。嗔心沒有發出來，藏在心裏深處，永遠都不能遺忘，好像用繩子打成死結縛牢似的。這個埋在心的深處的心，就叫恨。

(三)
惱。煩惱也。惱含有忿和恨，忿恨到極點，忍也忍不住，就生出煩惱來。忿和恨都沒有這麼厲害，「惱」在忍無可忍而發作的時候，就厲害無比了。

(四)
覆。覆就是覆藏，蓋藏著。本來心裏有煩惱，忿、恨、惱都具足了，可是一想，還是不發作出來的好，於是把煩惱藏在心裏，這就是覆。這種人有的念頭是：「我不歡喜你。我不告訴你。我不願意和你坦白的說。」他不發你的脾氣，甚麼都隱藏起來，藏起來做甚麼，想叫你不知道的時候，來一個暗箭，偷偷地給你一刀，因為他知道明的打不過你，所以在背後一刀把你暗殺了，你也不知道是誰打死你的。

(五)
誑。就是假仁假義，表面好像對你好，但不是真的。譬如有人對你說：「要不要吃藥呀？我這兒有，不要錢的，你拿去吃吧！」等你上了毒癮後，就非買他的藥不可，他就是販毒的，這叫假仁假義，也就是「誑。」

(六)
諂。就是諂媚，俗語叫「拍馬屁」，又叫「溜虛」，又叫「捧」。當這種人見到你時便說：「嗨！你現在想到那裏去？我現在正想找你，我有一個朋友，他非常賞識你啊！」大約這人想和

對方合股做生意，所以盡給人戴高帽子。諂就是給人戴高帽子，盡向人家說好話。又譬如自己窮，沒有錢，所以見到有錢人便稱呼對方甚麼「大爺爺」、「大奶奶」、「老太爺」，把這人捧得高高在上地說：「你是最好的啊！」好像老百姓見到總統，慌慌張張，不知說甚麼話才好，這樣的情形，就是諂媚。

(七)
憍。自己沒智識，但卻不佩服人。自己沒有讀過書，卻驕傲地說：「哼！你們讀書的懂得甚麼啊！我不讀書也一樣活著，有衣有食，也一樣有這麼多錢。」憍的人很自負，覺得自己比任何人都高貴。

(八) 害。害是損害人，前面善法十一說的是「不害」，現在說的是相反的害人惡法。

(九)
嫉。嫉就是嫉妒，嫉妒他人勝過自己。譬如有一個人記憶力很好，懷著嫉心的人就生了妒忌，自忖地說：「如果他不在，我不就是第一嗎？有他在，我就得不到第一！」有的人學問很高深，他也要妒忌，心裏想：「要是沒有這個人在，我的學問就是最高，我就是第一啦！」總而言之，總是妒忌任何勝過自己的人。

(十)
慳。就是慳吝，不肯捨，不肯布施。雖然他有錢，如果你叫他布施出來，他絕對是不肯的。他要把錢拿穩，就算錢化成水，從手指縫流了出來，全部消失，他仍是懊喪地找：「我的錢那裏去了？怎麼變成水了？」這類人就是這麼慳貪。對於財的方面不能捨便是「慳」。鴿子都是因慳貪才做鴿子，過去生中牠們不但不捨，還吃人家的。

以上是十種小隨煩惱。

中隨煩惱有二：

(十一)無慚。不知道慚，也不知道愧，自己覺得自己高於一切，自命不凡，自視太高，以為自己是高尚的人。

(十二)無愧。這種人不覺得自己甚麼事都不如人，也不怕人譏笑，也不怕人諷刺。
大隨煩惱有八：

(十三)不信。前面善法第一談的是「信」，現在說的是相反的「不信」。甚麼都不信，師父也不信，徒弟也不信。師父不信徒弟，徒弟也不信師父；父親不信兒子，兒子也不信父親；師兄弟之間，更不用提了。這種人會這樣說：「我為甚麼要相信你，你相信我才對啊！」總覺得自己比別人好，對他講甚麼都不信。你對他講法，他卻說：「這都是假話。講法？講甚麼法啊？都是騙人的吧！」不錯，我所說的法，一句真法也沒有，如果你們不要聽，那就趕快跑。好像那個在門口的人，他自己已經先說明白：「我願意在門口外邊。」如果你叫他進門來，他就會跑了。

(十四)懈怠。這和精進正好相反。懈怠也就是懶惰的一個別名，就是不精進。

(十五)放逸。上面善心所法第九說的是「不放逸」，這兒說的是相反的「放逸」。放逸就是不守規矩，願意幹甚麼就幹甚麼，和美國提倡的自由是一樣。你們誤解的自由就是放逸的別名，也就是教人不用守規矩，不要聽別人的勸導，自己喜歡怎樣就怎樣，所以我對於教化美國人真的很頭痛。你在笑，這是真的。

(十六)昏沉。就是坐著聽聽經，就睡著了。無論幹甚麼，都想打瞌睡，看經也想要睡覺，拜佛也想要睡覺，翻譯經典也想要睡覺，聽經時更想要睡覺。昏沉就是睡覺的別名。昏沉和「癡」是不同，癡是暗昧，無明—無所明了是癡的相；昏沉是懵懂，以懵懂為相。懵懂就是甚麼都不知道，坐了一會兒，甚麼都忘了，聽經也忘了，說話也忘了，像做夢又不是做夢。不像是做夢，可是心裏卻不明白，這就是懵懂，所謂「懵懂傳懵懂，一傳兩不懂，師父下地獄，徒弟往裏拱。」

(十七)掉舉。甚麼叫掉呢？你看見那天來的魔王沒有？他的行為就是掉舉。他不能靜下來，不能安處清淨的境界，他的身體不停亂動，剛坐下來又站起來，站起來又要坐下去。他胡亂地跑來跑去，南走走，北走走，東跑跑，西跑跑，身亂行；口亂言，口裏胡說八道，亂說一通；心裏也胡思亂想，盡是想入非非，一會兒想起這個，一會兒又想起那個，甚麼都想起來：「我到天上去，那個天人對我說，說我過了三天就可以生天。」也許又想：「我不知道到了甚麼地方去打坐，像是坐在虛空裏，虛空裏甚麼都沒有的，是不是這樣子的呀？」他總想個不停，想入非非，這就是掉舉，你看可憐不可憐？

(十八)失念。把正念失去了，就是邪念。邪念就是盡想入非非，到了「非非想處天」。甚麼是不好的他就想甚麼，甚麼是不和乎規矩的他就想甚麼，甚麼是合乎規矩的他就不想了。

(十九)不正知。這種人知道的都是邪的，正的他不知道。

(二十)散亂。這個散亂的心，紛紛擾擾的亂七八糟，這和掉舉不同。

六不定四者。一睡眠。二惡作。三尋。四伺。

五十一個心所法分為六位，前五位已經講完，現在只剩下第六位的最後四種心所。為甚麼叫不定呢？就是沒有一定，所以叫不定；若有一定，就叫「定」了。不定是善法，譬如發菩提心；不定也是染法，譬如生愛欲心。有四種不定：

(一)睡眠。睡眠就是一種暗昧。甚麼是暗昧呢？暗就是黑暗，昧就是不明。總而言之，暗昧就是不明白，不是心裏不明白，而是根本所行所作都是黑暗的。這樣就把外緣減少，沒有人緣。外面沒有人緣，內在也沒有智慧了，這就叫暗昧，亦即睡眠。

(二)惡作。也就是「悔」，後悔的悔，後悔甚麼呢？譬如你後悔地想：「以前為甚麼我對那人不這樣做？我要是這樣做，不就把他制服了嗎？」這是為了沒有這樣做而後悔。但是如果真做了，這種人也會後悔地想：「唉！為甚麼我要這樣做呢？」做也後悔，不做也後悔。譬如心裏也許這樣想：「為甚麼我不砍他一刀，要是我一刀砍斷他的胳臂，他就不能打我了。為甚麼我不先砍他的胳臂反而被他打了一拳呢？」事情過去了總是後悔，自己對自己過不去，自己覺得自己所做的事情都不對，沒有如自己的意。

在聽法的時候，各位要注意留心聽講，不要像風從耳邊颳過去就算了。我給你們講了這麼多法，講完了你們還不懂，甚麼事情惹你生氣的時候，還一樣生氣；惹你發脾氣的時候，還一樣發脾氣，這些法對你們一點都沒用處，聽過了就煙消雲散，那就是白費了。縱然聽一百個大劫，那麼樣聽經是沒用的。你們一定要告訴自己：「哦，這個經典教我不要有煩惱，我一個也不要有，六種根本煩惱，我根本就不要叫它生，這才是發菩提心的人應要學習的。不要因為煩惱的名詞你知道多了，你的煩惱就更多，發的脾氣就更厲害。有的時候你會說：「我知道現在該是『忿』了。」或者說：「我今天發脾氣是因為『恨』。」以前你未有明白的，還不知道是那一種境界，現在明白了。你知道你要「惱」了，你或者要用「覆」的方法在背後對付人家，那就錯啦！那你就白聽經了。

(三)尋。就是尋求，是粗意推度。

(四)伺。就是伺察，是細意推度。

尋伺是一粗一細，在善惡將作的時候，自己就先來算一算，用意識自己和自己開會議：「這件事情你說這樣做好不好，是不要這樣做吧！」粗的思惟是「尋」，微細的推度是「伺」，這兩種不定的心所，都是以思惑為本體。

第三色法。略有十一種。一眼。二耳。三鼻。四舌。五身。六色。七聲。八香。九味。十觸。十一法處所攝色。

前面所講的心法八種，心所有法五十一種，一共是五十九種，現在要講的是第三位色法十一種。甚麼是色法呢？就是有色質可見，有障礙可尋的。以下是十一種色法：

(一)眼色法。眼能觀種種色。眼的本身也是色，它有形質的，有眼睛的形像，你可以看得見。

(二)耳色法。能聽種種音聲。耳有耳法，當眼睛願意看某種東西，常看也不厭倦；不願意看的東西，一看就討厭了，這都是由色法生出來。耳朵也是這樣，願意聽的，天天聽也不厭倦；不願意聽的聲音，一聽就厭了，不願意聽了。

(三)鼻色法。香的就歡喜，一點也不討厭；臭的一嗅就討厭了，不願意嗅了。

(四)舌色法。舌嚐味，歡喜嚐的總要嚐，不歡喜嚐的便說：「唉，太苦了！我不要吃。」

(五)身色法。身體也屬色法，歡喜接觸，就想要接近，不歡喜的就想遠離。

這是內五根的色法，為甚麼不說意根呢？因為意根屬於第七識(第七識不屬色法)。

(六)色法。就是有形色。

(七)聲法。有聲音。

(八)香法。有香氣。

(九)味法。有味道。

(十一) 觸法。有感覺。

(十一)法處所攝色。也就是法塵，法塵就是外五塵─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留下來在意識處的影子，所以也屬於色法。以上十一種色法，都是有形色可尋的。

我們找一找這些色法的來源，它們是從甚麼地方生出來呢？原來色法的來源是從如來藏性，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而成的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由四大和合而成；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也是從這四大產生的。地水火風充滿於法界，所以在法界裏面，它們是互相幫助的。《楞嚴經》云：四大乃如來藏性，故地水火風，各各皆周徧法界，互不障礙。在我們看來，水火是不相容，可是在法界內，水也周徧法界，火也周徧法界，風也周徧法界，地也周徧法界。它們在法界中，互相幫助，互相不障礙。為甚麼呢？因為它們都是如來藏性。由於四大形成我們的身體，所以才有這麼多法。你會驚詫我們的身體怎麼會由四大所形成，不明白這道理的人，聽到這樣說，絕對不會相信；聽過佛法的人，才會知道這是真的。你身體上，有汗液，這是濕氣，濕性屬於水，大小便也屬於水。身上有溫暖，暖氣就屬火。我們有呼吸氣，這就屬於風。我們的皮肉筋骨，就屬於地大。四大和合，就生出以上十一種色法。這只是簡單地說色法的來源，若真想知道，就要等開悟後，才能徹底了解了。

明晚就會講完這《百法明門論》，你們明不明，是你們自己的事；我講得明不明，是我的事。總而言之，你要是明了，就明白這個百法；要是沒有明，就是不明白這個百法。這百法要是懂了，所有佛教的重要道理就會明白了。我們明不明，就在明天晚上。明白了這百法，那就可以說是開悟，要是不明白呢？還是慢慢學。

第四心不相應行法。略有二十四種。一得。二命根。三眾同分。四異生性。五無想定。六滅盡定。七無想報。八名身。九句身。十文身。十一生。十二住。十三老。十四無常。十五流轉。十六定異。十七相應。十八勢速。十九次第。二十時。二十一方。二十二數。二十三和合性。二十四不和合性。

這二十四種叫心不相應行法。甚麼是不相應呢？用現代的名詞來說，就是不合作。你不和我合作，我也不和你合作。我說我們向東走吧！你卻偏想向西方行，這就叫不合作，不相應了。要相應就要合作，我說往東走，你就往東走；我說往西走，你就往西走。好像手裏拿著米，鴿子就來吃，這就是相應；牠們若不吃，那就不相應了。

這二十四種不相應，是和誰不合作呢？和你的心不合作，和心所有法、色法、和無為法都不合作。為甚麼這樣說呢？因為心和心所都以能緣外境為功能；而二十四種不相應法就沒有這種能力，不能緣境，所以與心和心所法不相應。那麼為甚麼和色法不相應呢？因為這些不相應法沒有形質，沒有障礙，沒有自相和本體，完全是虛假的。就因為是假的，所以和各方面都不相應。法有真有假，現在就給你們講假的法，知道假的法，才能現出真性來；若假的法不知道，又怎麼會得到真性？認假為真，這叫假中之假，虛妄中之虛妄。一切法本來就是虛妄，你又加上一個虛妄像阿難尊者想得到真的，卻怕丟了假的。捨不了這個假的，那個真的就不會現前，所以說：「捨不了假，成不了真；捨不了死，換不了生。」

二十四種假法雖然沒有形相，但卻有生滅。因為有生滅，所以和無為法又不相應。無為法沒有生滅，二十四種假法都有生滅在裏面，它是由心法，心所法和色法三種法交互顯現出來的影子，所以是假，沒有一個真的。有人說：「我今天來是想聽真法，這位法師偏講假法，我若知道講假法，就不來聽了。」你不聽假法，也沒有真法；你要先聽假法，然後才能認識真法。所以還是為真說假，去假就現真。

現在我們來談談二十四種不相應法：

(一)得。甚麼叫「得」呢？「得」是從甚麼地方生出來的？就是從貪心生出來的。想要在沒有希望的境界中希望得到。例如有人想像中得到一塊金子，是不是他真的得到金子？這金子並沒有得到，這個「得」只是虛名，是假的，所以這個法也是假的。

(二)命根。我們生命之根。當八識種子來投生，就有了生命。生命具有壽、暖、識三個條件。壽是年齡；暖是身上的暖氣；識就是神識。八識在身上就有命在，八識去了，命也就沒有了。所以命根也是假的，不是真實的。不要認為我們的生命是真的，無論如何都在為我們這個報身打算，誰碰我們一下也不行，誰說我們一句不好也不願意聽。這就是因為放不下這個命根啊！所以才不能開悟，才不能成佛。這個命根把我們害了，我們還拿它當寶貝，心裏想：「我這生命可真寶貴啊！」這是執著，認假為真。自性才是真的，命根是假的。

(三)眾同分。就是大眾都有相同的一分。例如你有個身體，是你的一分；我有個身體，是我的一分，大家相同地有個身體，這就叫眾同分。凡夫和凡夫是眾同分，二乘與二乘是眾同分，菩薩與菩薩是眾同分。眾同分中也有不同處，比方說狂人和狷人，狂狷都是「犬」字旁。《論語》內有云：「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。」狂人積極地不顧一切往前進取，狷人消極地甚麼事都不願意做。狂人批評狷人說：「你看他有甚麼用？一天到晚甚麼都不幹，只會吃飯睡覺，這種人不如把他殺了。」狷人卻說：「你看這個人，甚麼都幹，這個世界就被他弄壞了，這樣的人該早消滅他。」這兩個人互相要消滅對方，互相嫉妒、障礙和毀謗。又像做鎧甲和做劍的人一樣。做鎧甲的人，怕鎧甲不堅固，會被刀槍劍戟刺透；做刀槍劍戟的人，怕自己製造出來的武器刺不透鎧甲。這兩類物品都是武術中人用的，所以叫眾同分，但是一類是用來保護人，一類卻用來殺人，這就是眾同分中的不同處。

還有禪、教互不相容為例，昨天一位聽眾，問我是甚麼宗，我說我沒有宗，為甚麼沒有宗呢？因為沒有宗，別人就無法攻擊。若是有個宗，禪宗就說教宗不好，教宗就說禪宗不對，互相毀

謗，這也是眾同分中的不同。在其次，自古以來，一些閒人，互相排斥，那個說孔子根本沒有知識，這個又批評孟子不懂甚麼，我比他們都有智慧。你看，大家都是人，卻互相毀謗，你對我不好，我對你不好，這也是眾同分中的不同。

(四)異生性。在相同之中有異，異中又有同，這叫異生性。例如同是人，但是各有個的所好和習慣。

(五)無想定。這是外道所修的，他們厭倦生死，為求出離，就用一種強制的力量來令心和心所不工作，停止思想，但是這種做法是很勉強的，好像用石頭壓草似的，把草壓得不長了，但是根還在。第七識「俱生我執」(與生俱來的執著)和第八識「命根」尚存在，這時候就叫無想定，修無想定則生到無想天去。

(六)滅盡定。也是外道所修的，也是用勉強的方法來修。同樣第六識和心所都停止了，不打妄想了，勉強不打妄想，像是妄想滅盡了。這時第七識的俱生法執(這種法執也是與生俱來了，比我執細一點。) 和第八識混在一起，不能分離，這種定不是真定，只可以稱之為滅盡定。

(七)無想報。無想定和無想報不同，無想定是因，無想報是果。無想定是未捨身之前的境界，無想報是已經捨身而受的果報。捨身後就生到第四禪天，就是非想非非想處天，可以說是無想了，但仍然以第八識微細色執作為生命。這種微細色執，就是最微細的識裏面出來的第八識相分，所以仍有生命的存在，這就是無想報。這種生命仍是有盡的時候，那還會墮落的。以前我曾講過有一個人想修非想非非想處定，卻被一些魚兒來攪擾他，於是他就生一種嗔恨心：「我要變一隻魚鷹把你們都吃了。」所以他生到天上之後，天福享盡，就墮落為魚鷹。所以我說這房子前面兩隻鴿子，是從前兩個不守規矩，不守戒律的出家人，現在他們便要受鴿子的果報，這是一樣的道理。

暑期班就快開始了，今年的暑期和往年又稍有不同。前兩年的暑期班都是講經、坐禪、練習講演，很辛苦的，今年把這個「很」改成「更」，比以前辛苦。一開始便要打觀音七，然後才開始暑期的講修班，十個星期之後，又要打一個禪七。兩個七就是十四天，再多一天就是十五，十五月光就圓了，我們人的性光也應該圓了。參加這個暑期班究竟有甚麼好處？你要想找好處，就不要來，這裏沒有好處。沒有好處，這裏有甚麼呢？有苦處，天天很辛苦的，從早到晚都很辛苦，沒有休息的時間。雖然這兒沒有好處，只有苦處，但是卻有個「道」處，修道的「道」就在這個暑期班裏。這個道字，又可以換一個「到」字而唸成到處。到甚麼處？到佛處、法處、僧處，這個暑期班就是到三處地方。我再給你們說清楚一點，你們根本就不應該有一個想得到好處的心。為甚麼呢？你若有這個心，就變成百法裏的「貪」心了。要想對自己有好處是不合法，不合道的。那麼，怎樣才合道呢？那就要無人無我，為修行而受苦，為求法而忘軀，好像二祖為求法而把自己的手臂斬斷一隻，那才是真正為法啊！我們這些人又有誰會為求佛法而肯把自己的手臂斷掉，那除非是喝醉酒了。

(八)名身。名就是名稱，例如我們都叫「人」，這就是通名。東西也有名，好像爐有「爐」的名字，瓶有「瓶」的名字，各有各的名字。名身呢？卻具有兩個字，例如香爐、花瓶等，這是燒香的爐，那是插花的瓶，這些東西都有個名身了。

(九)句身。名和句都是顯法的。甚麼叫句呢？那就是一句句子的句，例如說：「諸法無常，是生滅法。」就是句身了。總而言之，以一句顯出法來，就叫句身。

(十)文身。就是文字。單單是一個字，稱為字，當字連起來，有了意義，就叫文身。一切的經典是文身，一切的書籍是文身，凡是文章都叫文身。

(十一)生。凡物都有生，有生就有老，無論是人是畜生或是物質，都有生有老。「生」就是以前沒有，現在有了才叫生。

(十二)住。住是停在本位而不動，住過後便成為老。

(十三)老。凡物經過生住後，便漸漸衰老。老是變壞，變異，這就是生住異滅。

(十四)無常。就是滅，生住異滅，也就是成住壞空。生的時候就是成，住的時候就是停留，老時就是壞，無常就是空。

(十五)流轉。就是說我們眾生從無始劫以來到現在，在六道輪迴中流轉生死，萬劫不息。

(十六)定異。定就是肯定、固定。異就是變異。例如因果輪迴的道理是肯定的，種善因，結善果；種惡因，結惡果，在因上是同樣的因，在果上有不同的變異。

(十七)相應。二十四種不相應中，為甚麼會有個相應呢？這真令人不解。不錯，這是令人真不明白。這二十四種分明是不相應，卻又說出一個相應來，豈不是自相矛盾？但這二十四種「不相應」是和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和無為法不相應，而現在說的「相應」是和這二十四種「不相應法」相應。怎樣相應呢？就是相應於因果輪迴。因是開始，果是終點，中間就是業相。「相應」就是和因果相應，種甚麼因，就結甚麼果，中間的業相就與開始的因相應，與終點的果也相應。所以流轉定異，中間也決定相應的，如影隨形地一點也沒差錯。

(十八)勢速。就是變遷不停的趨勢非常迅速，像電光那麼快，像風那麼速，也像鳥飛和兔子跑般迅速，這就是勢速的表現。

(十九)次第。這是有上下、前後、一切層次的法，絕對不會混亂。

(二十)時。時是有時間性的，例如年、月、日、時，再短的就叫剎那，長的就是無量劫。劫的梵文整體是「劫波」，也屬於時。

(二十一)方。就是方向。前後、左右、上下都各有其方向。

(二十二)數。就是數目。

(二十三)和合性。「和」是調和，譬如把水混在牛奶中，就分不清水和牛奶，這叫和。「合」是蓋合，茶杯有個蓋子，一蓋上正好相合，這就是合。

(二十四)不和合。和「和合」剛好是相反。和合就是因緣，不和合就是自然。外道執著於自然不和合這是偏見；二乘執著於因緣和合。如來藏性是非因非緣，非和合非不和合，非自然的。

這二十四種不相應，不屬於色，也不屬於心，不屬於心所和無為法，所以另成為二十四種不相應。

第五無為法者。略有六種。一虛空無為。二擇滅無為。三非擇滅無為。四不動滅無為。五想受滅無為。六真如無為。

第五位無為法可分為六種：

(一)虛空無為。所謂虛空無為並不是說虛空是無所為的。虛空根本就是無所為，要想叫它有為也沒有辦法，因為虛空是空的，那麼虛空無為是怎樣解釋呢？是你能觀空，也即是照見五蘊皆空，沒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和壽者相。假如你有一種想法：「我真心修行，我有一點功夫了，我長坐不臥，我又一天吃一餐。」你要是知道你長坐不臥，每天只吃一餐，還用功修行，那你就還沒有到虛空無為的境界。要是能達到自性如虛空，身體如虛空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那就是虛空無為。有人打了你一拳，好像打在虛空似的。你想想看，若是有人一拳打到虛空，虛空也不會反擊的，人如果修到這種境界，甚麼煩惱也沒有了。虛空無為真是妙極，你能達到這個地步，也就能做到我常對你們說的：「Everything’s O.K.！」。要是能「Everything’s O.K.！」，那就如虛空了。虛空是包羅萬象，甚麼也包含在虛空中，但是虛空不會討厭你，也不會埋怨別人：「呀！你把我弄得這麼骯髒，你怎麼在這兒大小便呢？這虛空都被你染污了。」虛空沒有這種思想。鴿子常常在虛空飛來飛去，虛空一點也不障礙牠們，說起來，例子太多了。簡單來說，就是常常觀空。達到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與萬物合一，所謂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兇」。天有多大德行，我就有多大德行；地有多大德行，我也有多大德行。太陽光明，我和太陽的光明是一樣的；月光光明，我和月光的光明也是一樣的。春夏秋冬有四時的時間性，春天萬物發芽，夏天萬物成長，秋天收割，冬天收藏。修行要是能達到虛空的境界，也就會與春夏秋冬四季順序而生存。再其次，鬼神所知道的事情，你也知道了，你看妙不妙？這是說能到虛空無為的境界時，就與大自然合成一體。

(二)擇滅無為。擇就是揀擇，揀擇這個滅的無為。說有所揀擇，這好像有為似的。這個擇是有為，等到滅的時候，也即是沒有身體的時候，就是無為了，所以這個法不算在前面所說的九十四種法內。

(三)非擇滅無為。前面所說的擇滅無為，是權教菩薩所證的涅槃境界。二乘分析色相來觀空，明白了空理，即是擇滅無為；非擇滅無為則是本能的，而不用法性的揀擇力，由本來清淨自性所顯現，是實教菩薩所證的境界。權教菩薩所證的擇滅無為，是斷一分無明，證一分法性。實教菩薩所證的非擇滅無為也叫「有為緣缺」，那就是有為法中缺乏一種因緣，亦即有為的緣不具足，凡夫和二乘人有的時候也有這種境界。

(四)不動滅無為。這不動就是修的不動定，這不動定是本來不動的，不像修無想定那一種不動。

(五)想受滅無為。前面說的不動滅無為是生到色界天去，到想受滅無為就生到無色界天去了。這時，苦樂都不動於心，對苦的境界、樂的境界都無所搖動。不像我們這些人，遇到一個苦的境界，就覺得受不了；遇到一個樂的境界，就想跟著它跑，「怎麼回事？哦，快去看看，試一試！」或者聽到有人說：「這是一件新奇的東西，這國家沒有的，真是可口啊！」

「是嗎？我也想嚐一嚐。」於是跟著這個「味」跑了。這是苦樂都動心，到想受滅的境界，苦樂就不動心了。享福也可以，受苦也可以，一點也不加造作，一點也不用強忍，根本就無動於衷，也就是本來怎樣都可以，Everything’s O.K.了，這就叫苦樂不動。想和受，苦受和樂受都滅掉，這就叫想受滅無為。修到這種境界，

就可到色界天了，也就是五不還天的所在，三果聖人所住的地方。

佛在世時，有一次舍利弗的舅舅說他甚麼法都不受，苦樂都不受來表示自己有定力，於是佛陀問他：「還受不受這個『見？』」即時他就無話可說。因為他這不受，根本就是「見」要是他說受，那麼他先前所說的甚麼都不受就不成立了，所以他還沒有到Everything’s O.K.的境界，因為他還有個「不受」，所以他就失敗了。若有不受，就有受了。其實沒有「受」，沒有「不受」，那就無勝無敗了，無為就是這樣解釋。

(六)真如無為。甚麼叫真如無為呢？有人說：「我聽過了，真如就是本來的佛性，又叫涅槃，又叫如來藏，有很多名稱，不就是這個真如嗎？」雖然是這個，但是你也沒認識清楚，不是這個，你更不認識了。這個是甚麼呢？這個就是不妄不倒，不妄就是不打妄語，不倒就是不顛倒，不妄不倒就是如如不動，了了常明，這叫真如。你想明白這個真如，就先要知道我們有的徧計執性、依他起性和圓成實性，這是我們人人都有的顛倒。真如就是圓成實性。

1.徧計執性。徧是普徧，計是計劃，執是執著。譬如有一天晚上你正在走路時，看見一條繩子在地上，還以為是蛇，害怕得叫了起來：「哇！這條蛇這麼長，有幾丈長啊，不得了啊！」黑暗中看見在遠處這麼長的東西，在路上好像移動，以為一定是蛇，這就是「徧計執性」。一看見這條蛇就怕起來，徧計執性自然地說：「哇！這麼大一條蛇，不得了，快跑。」

忽然碰見一個人問道：「喂，你跑甚麼？」

「我看見一條蛇，你從那邊來，沒看見嗎？」

「那裏有蛇？我和你去看看，我們倆可以一同去把牠打死。」

於是他倆一同去，一看，那條所謂蛇原來是一條繩子，不是蛇。

2.依他起性。黑暗中看見東西就以為是蛇，這是徧計執性；誤認繩子是蛇，這是依他起性，也就是從徧計執性轉為依他起性。徧計執性是妄，依他起性是倒。

3.圓成實性。這一條繩子，本來是麻，可以變成一條繩，又可以變成一條蛇，你說是誰叫他變的，是依他起性和徧計執性。圓成實性是不妄不倒，亦即是真如。修行人能達到諸妄已淨，顛倒以窮，就是真如的境界。現在我們談的這個真如，還不是一個真的真如，它是個假的真如，是你知道它叫真如。要說真的真如，根本是沒有甚麼真如，沒有甚麼叫甚麼，沒有一，也沒有異；沒有法，也沒有不是法。真的真如是一切諸法的本體，好像水有波浪，水是波浪的本體，麻是繩子的本體。沒有真如，「法」也沒有本體了。

言無我者。略有二種。一補特伽羅無我。二法無我。

前面所說的一切法，就是百法，都已經講完。現在再講的是「無我」。「言無我者」所說的無我是甚麼呢？「我」不是在這兒嗎？真實地在這兒，為甚麼又說無我？豈不是自己騙自己嗎？要這樣就沒有明白「法」，如果明白了法，你就知道應該無我了。

無我略有二種：

(一)補特伽羅無我。補特伽羅是梵語，華譯為「數取趣」。甚麼是數取趣呢？就是說眾生數數在六趣(六道)輪迴，跑來跑去。六道就是天、人、阿修羅三善道及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三惡道。凡夫和一切眾生都在六道輪迴裏轉來轉去，這叫六凡法界。又有四聖法界，四聖法界就是佛、菩薩，聲聞、緣覺。六凡四聖合起來就是十法界。十法界從那裏出來的，是由你我這現前一念心生出來的。你心想修行成佛，將來就可以成佛；你心想修行成菩薩；將來就可以成菩薩；你心想做二乘人—聲聞、緣覺、就可以做聲聞緣覺；以上是四聖的法界。你心要是想生天，將來就會生天，你只要實行五戒十善，就會生天；如果你要做人，那你就得要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；你若想做修羅，那你一天到晚就發脾氣，想要殺人，想殺人和發脾氣就屬於修羅法界，將來就會做阿修羅。天、人、阿修羅是三善道。

三惡道呢？你要是貪心重，貪得無厭，將來就會墮地獄；你要是嗔心重，一天到晚盡發脾氣，就會變餓鬼；你要是癡心重，胡作非為，就會變畜生。貪嗔癡會令人墮三惡道，修戒定慧就會生三善道，進一步就可以成菩薩、成佛。六道輪迴是很危險的，古人說得很明白：「脫馬腹，入牛胎，閻王殿前幾度回，始從帝釋殿前過，又到閻君鍋裏來。」從馬肚裏面剛出來做馬，死後又入牛胎去變牛。在閻羅王的殿前不曉得跑了多少次，那條路是太熟了，閉著眼睛也可以走。剛從玉皇大帝的殿前走過，現在又到閻羅王的油鍋裏。所以做人、做畜生都是由心造的。若做畜生事，將來就做畜生；做人事，將來就做人；做鬼事，將來就做鬼。有人說他不信鬼，他為甚麼不信鬼呢？就因為他自己就是鬼，他怕人家認識他這個鬼，所以他就提倡不信鬼的法，也就是叫人不要相信他是鬼。我常常這樣說：「鬼和佛根本沒有甚麼分別。惡到極點就是鬼，善到極點就是佛。修道到開悟就是佛，不開悟而盡做愚癡的事就是鬼，所以根本沒有甚麼分別。」

有人信有佛便說：「佛是有的，我卻不相信有鬼，鬼是沒有的。」

「為甚麼沒有呢？」

他說他沒看見鬼，他就不相信鬼，於是我問他：「那你看見佛了嗎？(不問而知，這人既然沒有看見鬼，當然也沒有看見佛。)你沒有看見鬼，就不信鬼，沒有看見佛，為甚麼你信佛呢？看不見的，你不應該信呀！」

「佛有佛像，我們可以看見。」

「那麼，鬼也有鬼像呀！為甚麼你看見佛像就信有佛，看見鬼像你就不相信有鬼呢？」

這真是太愚癡了，比畜生還要愚癡，沒有圓融無礙的智慧。若不信鬼，就不要信佛，為甚麼呢？因為是鬼、是佛，大家都沒看過，既然沒看見，可以說甚麼都沒有。不錯啊！本來是甚麼都沒有，本來就是無人無我，無佛無鬼，一切都沒有，這就是無我的境界。但可不是在演講的時候說無我，吃飯的時候比誰都吃得多，那就有「我」了。工作的時候你也說：「法師告訴我們要無我，那我不要工作啦！」到吃飯的時候，這個我就出現了：「我一定要吃飯呀！」你看，要真正無我才算。真正無我就一切都不執著了。不執著就是無我，執著有個我，就是我執，是障道的因緣。我執空了，也就是無我了。如果你有「我」，就有煩惱，要是你沒有「我」，所有的煩惱都無從而生，所以無我能破煩惱障。

(二)法無我。不單是無我，還要無法。法是因我而顯的，沒有了我，還要法幹甚麼呢？法也不用了。你要是無我，就破了我執、我障；你若無法了，就破法執，也即是破「所知障」。雖然我執空了，但是如果法執不空，就有所知障。甚麼是所知障呢？譬如你這樣想：「我懂，所有的佛法，我現在都明白了，《般若》六百卷，我讀了不知多少遍，《法華經》我也會講，《楞嚴經》我也會說。」這就是所知障。你知道的很多，這就給你帶來障礙，心裏會這樣想：「我知道，你不知道；我會講經，你不會講經；我會修行，你不會修行；我有道德，你沒有道德；我有智慧，你沒有智慧。」這一切都是所知障。換句話說，所知障就是法執未空。如果你能夠沒有法執，雖然你明白一切法，還和未明白一樣。也許你會問：「那我學法有甚麼用呢？」你能知而不知，那就是真知了，所知障也破了。不要沒有了煩惱障，就覺得自己沒有甚麼煩惱了，一切都過得去。這樣你就還有個執著，執著自己懂得「法」，應該把明白「法」的思想也放下。

人人都執著有個「我」，對「我」不執著了，又執著「法」。佛知道眾生的心理，所以就要破除人的煩惱障和所知障。佛說一切的法，就是破「障」。真的無我見是很不容易的，你沒有「我」了，可是還說：「你看，我沒有『我』了！」你沒有我了，那你又是誰？譬如像說法，說來說去，還是說：「我比誰都說得好，這不是我說的，是菩薩說的。」無形中把自己奠定一個菩薩位。無我不是口頭上說：「我『無我』了。」你「無我」，還有一個無我的見存在。說法一定要徹底，不可以含糊，如果只是一知半解，認識佛法的人一聽，就知道你似懂非懂了。如果你盡歡喜戴高帽了，那就是我見未空。

我們現在再來研究這個「我」。我們的頭有頭的名字，頭髮有頭髮的名字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手、腳、手指頭、指甲都各有各的名字。我們身上八萬四千毛孔有毛孔的名字，每塊骨頭有骨頭的名字。但是，從頭到足，那一個地方有「我」的名字？找一找看，那一塊骨頭叫「我」？那一塊肉是「我」？那一滴血叫「我」？找遍全身，沒有一個地方叫「我」，所以何必再執著「我」？

有人說：「我知道我在甚麼地方。」你真的知道才行，不要有染污法。你要知道你那清淨的我，本來自性在甚麼地方嗎？找一找看，看誰能找得到。現在我在這兒講經也有個「我」，你在這兒聽經也有個「你」。我講經有講經的「我」，你聽經有聽經的「你」，那麼，你不聽經就沒有你嗎？還是有個「你」，只不過沒有你在這兒聽經吧！如果你能在這兒聽經，也好像不在這兒，那就是得到一點功夫了。也許有人說：「我真的有這種功夫啊！剛才我在這兒聽經，就打妄想在酒吧喝酒，那種酒的酒味不錯。」那是你這個我跑了，並不是沒有「我」。另外一個人又說：「我曾經參加一個法會，那裏很多人，有一個荷蘭的沙彌，他會瑜伽術，又會跳舞，非常好看，可惜那晚我不在場錯過機會。」

很多人都打妄想，把這個「我」都擰跑了，不是沒有我，是「我」跑了。要是「我」能不跑也沒有在這兒，那就是差不多了，這才是真的無我。現在我講完了這本論，也算我沒有講，你們也沒有聽，大家都無我了，這才是妙，就是真的無我了。你說：「這個法師盡打妄語。」我這是跟你們學的，你們要跟誰學，我就不知道了。